



幸福的農業社生活

本 社 編

江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農 民 生 活 故 事 集

幸 福 的 農 業 社 生 活

本 社 編

江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幸福的農業社生活



江西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江西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一號)

(南昌市三緯路11号)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新華書店江西分店發行



書号：0487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11/16 字數：22,800

一九五六年四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四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1——7,595

統一編号：T10110·18

定價：(5) 一角

目 錄

轉社以後.....	(1)
人人都有適當的工做.....	(2)
瘦田賽過了田王.....	(3)
第一次義務勞動.....	(5)
夜燒禾兜.....	(6)
神田的故事.....	(6)
文盲成了記工員.....	(8)
張社長查倉.....	(9)
十八年的「冤家」和好了.....	(10)
觀人.....	(13)
熱心辦社的共產黨員.....	(13)
先社後家.....	(15)
模範社員黃旺榮.....	(16)
飼養員戴希春.....	(17)
維護紀律的監察委員.....	(19)
守紀律的好後生.....	(22)
人人喜愛的會計員.....	(23)
劉三發.....	(25)
丰收決分的故事.....	(26)
小學辦起來了.....	(28)
口前山農業社的托兒所.....	(29)
歡樂的「社員之家」.....	(30)
又前進了一步.....	(31)

轉 社 以 后

黃 鑫

十一月二日，正落着毛毛雨。

早飯邊，萍鄉積善區彭高鄉第三社副社長蕭保庭放下飯碗，就跑到各社員家去喊：「冬種工夫好緊呀，為了完成計劃，我們冒雨上工吧！」到了李全福家，全福說：「你來得正巧，我也打算去喊伴，計劃是全社人訂的，社員的幸福生活也靠它保證，不做到那還行！」說着背張鋤頭就一同出門，快到田邊時，保庭一眼看到后塘沖有一大堆人在挖土，大聲地說：「全福，這真是『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呀，你看，第一組為了完成冬種計劃，一天亮就來了，還沒有回去吃早飯哩！」他看了看對面又笑着說了：「你看蕭蔭洲的勁頭有几足啊！從他一出學校門回來參加生產起，硬帶動了不少人呀！」全福說：「快走吧，他們這股子勁，准是要向我們挑戰了。」倆人都加快了步子，保庭邊走邊想：訂計劃時，又是油菜又是麥，另外還要種六、七畝蔬菜，原先總怕完不成冬種計劃，現在一看，社員們一鼓勁，計劃不就要完成了嗎？看我呀，真像毛主席說的「小腳女人」，看不到社員的積極性，領導落在羣眾的后面。他愈想愈高興。

一到自己這組負責的田邊，湯少全扯開喉嚨喊副社長：「你還慢慢騰騰來呀，看我們十個人把一畝半田都挖了一半啦！」保庭笑呵呵的問：「好小伙子，一組跟我們三組挑戰，看樣子你個人也要跟我挑戰吧！」少全說：「副社長，為了完成冬種這也難說……一定向你挑戰！」接着一伙人邊挖土邊嘻嘻哈哈地談論着轉社不久所体会到集體經營的好處，江永忠說，第一個好處是生產有計劃；蕭保明說，人盡其能，地盡其利，也顯示出來了。他

还用种油菜來打比：往年在高田里搞冬种，碰到天旱便旱死，如今就能改用隴田种，这不是地尽其利嗎！蕭保南說，参加互助組時年年都增了產，如今轉了社，只要改善經營，还不要增產更多的粮食支援工業嗎？將來小社併了大社，「耕田不用牛，點灯不用油」的日子也就快要到了。大家只顧七嘴八舌的扯，一畝半田不到四个鐘头就挖好了土，拍好了溝。鄧汝山說：「赶快回去吧，下午挑好的大糞來种，我們是为社会主义工作，可不能像蕭保目去年那样种油菜，捨不得人工，又打肥料、种子算盤，弄得滿种薄收，減少收入，又影响國家計劃。我們种的油菜一定要滿种丰收。」

人人都有適當的工做

蕭 昌 蘭

每天早晨，会昌縣水东鄉白衣庙背一片青草地上，有一个白髮蒼蒼的老公公在牧牛。他是金星社的社員文三女。

一年以前，文三女還沒入社。那時，一家七口人，兒子已有二十多歲，討了老婆，生了兒女，兒媳兩人起早摸黑地勞動，田里的生產搞得不算坏。不料去年十月間他兒子病死，不久媳婦又改嫁，孫子孫女也跟着媳婦走了，只留下文三女一人。去年一年的收成，都为兒子医病理葬花光了。文三女生活沒法維持，連祖傳的一把銅杓、一面銅鐸都拿去賣掉來換米吃。

金星社的社員們見他有困难，便吸收他入社。文三女自从参加金星社以后，在这个大家庭里，生活得到了保障。社里見他年老，便分配他牧牛、割草、养猪；農忙時还做些輕松的雜工，如春耕時就看看田水，夏收時就晒晒禾草、守谷坪。上半年預分的結果，他分到六百多斤谷，預計下半年至少还可分到五百多斤。

这样，文三女不但生活不成問題，还成了余粮戶。多少日子压在文三女心里的大石头落了地，他說：「有了共產党，有了農業社，就不会餓死人。」

像文三女这样的人，在金星社里还不止一个。由於合理分工，無論老、弱、殘廢都有適當的工夫做。六十多歲的文來廷，过去一點事也不能做，專靠兒子供養。社里見他会做木工，就分配他坐在家里專修理合作社的農具，半年來賺到三百多分，分到三百多斤谷。文运喜長年帶病脚又跛，家里只有一个五、六歲的兒子，过去年年欠債。現在社里分配他看田水、割魚草，兼做些其他的輕便工夫，上半年也賺到五百多斤谷。文光椿是个驼背，过去總是坐在家里看門，如今社里分配他割魚草和晒稻草，堆稻草，一年也有四百斤谷的報酬。

金星社人人都有適當的事做，全社一百零七戶中有一百零二戶增加了收入，只有五戶因病減少了收入。現在，社委还計劃再養一羣鵝和一羣羊，使老、弱、殘廢的人有更多更適當的事做。

瘦田賽過了田王

徐益訓 刘祥諒

台山農業社的「瘦田」賽過了社外的「田王」，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社員余家彬頂清楚這故事的頭尾：

貧農喻貴祿住在永安村，有一坵三畝三分叫做「扁担坵」的田，却落在台山村東坂上，路遠難照顧，從來也沒有下過肥，田底子越作越壞，人下田不小心就會滑倒。他到處打聽有誰要就送給誰，打聽了幾年也沒有人肯要。有一回，余家彬跟他在一起修水利時談起這坵田，開玩笑地說了句：「沒有人要，送給我好嗎？」沒想到當天收工後，喻貴祿当真漏夜將田冊、証照都送到余家彬家來了，還說：「不瞞你說，我這是送掉了『晦氣』……」

事情弄假成真了。這就是社里這坵「瘦田」的來歷。

說來也巧，「扁担坵」的緊隔壁也有一坵三畝零八厘也叫「扁担坵」的田，這是單干農民余耀長的祖業，泥漿深，田底子好，人家都說是周圍這一片田的「田王」，比下坵扁担坵高一尺多，不遭水害，七十多歲的老社員余耀鄉說：「耀長這坵田是『門莊命業』三道齊收的好田。」

今年春上，鄉里宣傳「三變」，台山社的社員們覺得「瘦田」的水路平穩，決定由一季田改為雙季田。單干的余耀長著急了，他要跟合作社比一下高低，也大著胆把「田王」改作了雙季田，做了三犁四耙。一開始，禾確實分不出個好壞來。但是由於社里人手多，工夫細，栽禾前又下了兩百担塘泥作基肥，耘過四道還不算，而且又分批下了十五斤石膏，三十斤肥田粉，三十五担欄肥和二十担水糞。泥漿加深了三寸多，田里找不到一根草。早禾收上後，馬上栽下了晚禾，又加施了牛糞二十担，耘三道還拔了一次草。老社員余元雪快活的說：「我活了七十多歲，都沒看到這坵田栽過雙季稻，更沒看到長過這樣吃價的禾苗。」

「田王」栽下雙季稻，無奈田主余耀長家人單手短，一個人作二十多畝田，實在有些忙不過來。早禾還只做到二犁二耙時，就要請人幫工，勉強耘了四道。看社里下那麼多肥，自己想下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把家里所有的四籬草木灰全下到田里去了，禾苗還是沒有社里的長得好。「瘦田」里的晚禾谷穗累累，「田王」的禾苗還是直挺挺的一片青。

秋收後，社員把「瘦田」的谷子單稱了一下：早晚兩道共一千三百二十斤，每畝平均產量四百斤；耀長的那坵「田王」早晚兩道收谷九百六十斤，每畝只合三百一十一斤。社里的「瘦田」賽過了單干戶的「田王」。

故事在村內村外流傳著，吸引着農民走合作化的大道，又有十戶農民參加了台山農業社。他們已規劃好了兩年的生產，準備將全社所有的瘦田都能賽過「田王」。

第一次义务劳动

路 遙

秋收后，臨川縣鉄宝鄉江家農業生產合作社成立了。起初，沒有訂出管理制度來，社里的農具可亂啦！像是沒有主的一樣，田里、地里、屋前、村后亂丟乱放，任它日晒雨淋。江榮發保管的耙就斷了几个齒，禾斛也放在田里吃爛泥。

年輕的社長江鑫如在團小組會上把這件事提出來了。大家便你一句我一句的扯開了。青年農具保管委員江秀清檢討說：「我以前總認為農具入了社，攤到我名下沒多少，一點也沒有負到責任，今后一定改正。」但是，他提出來：沒有專門放農具的房子，可是個實際困難。怎麼辦呢？江鑫如出了個主意，他說：「我有个這樣的打算：不要社里一分錢，不要社里一個工，幫社里搭個放農具的草棚。不曉得大家贊成不贊成？」沒等他說完，大家一個勁地舉起手來：贊成。

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二日）天剛亮，小伙子們就分頭忙碌起來了。青年江叫喜聽說給社里搭草棚，勁頭十足地跑到家里拿斧頭、鋸子、鑿子趕來參加。沒有柱子，秀清從家里把舊木料扛了來；沒有竹子，榮發在自己園里砍了十根送了來；沒有釘子，各人到各人家里去找。女青年們就忙着編篾席。這時候，鋸的鋸，扛的扛，挖的挖，禾場上比趕集還熱鬧。該吃早飯了，大家都不肯收工，直到搭完成了才吃飯。社員們看見這伙年輕人這麼熱心，都很感動，說：「這可真是愛社如家哩！」

現在，團小組正在籌劃第二次義務勞動，那時他們將為社里搭一個集體牛欄。

夜 燒 禾 兜

龔 德 建

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夜晩，萍鄉縣蘆溪區長聯鄉第二農業社的喇叭筒里傳出了响亮的声音：

「社員們！大家都快點下田燒禾兜……」

火燒禾兜這件事，是前一天晚上社員大會上決定的。因為禾兜曬干了晚上燒不誤事，還可烤火。

声音剛過不久，村里便湧出一大羣人，一隊隊分散在寬廣的田野里……。增九的那一組首先將一大堆禾兜燒起了火，作為「信號彈」；接着，無數的火堆先後亮起來，照得人臉通紅。

燒禾兜在緊張地進行着，不知是誰唸起快板來：

新社員黃梅香，今天做新娘；不怕踏壞新花鞋，不怕沾污了新衣裳，參加「四光」掃尾突擊隊，真是婦女的好榜樣。喂！新房留下明天住，明夜痛痛快快地陪新郎！

原來今天是黃梅香和社員增仁結婚的日子。他們倆知道今晚全體社員都出動燒禾兜；雖然社里給了他們今晚的「特別假」，可是他倆硬要求參加了這次突擊戰。听這一唱把新郎新娘都逗得笑了。

十二點了，禾兜燒完了，社員們才唱着歌回去。

神 田 的 故 事

陳 登 任

遂川縣卜村鄉長橋農業社，在大壠里有坵五畝九分八厘的田，相傳有這樣一段迷信故事：

早在百多年前，就傳說這坵是「神田」，兩邊兩顆樟樹是「神樹」，作這坵田的人，每年到陰曆五月端陽，再沒錢都要買隻鴨子去殺，殺的血要從田邊沿繞一圈，今年從左邊繞過去，明年必須從右邊繞回來。錯了，據說谷子就長不實。傳言更盛的是這坵田一年兩季不能收三十担谷，如果割上三十担谷，作田人家就要死一個人，因此，誰也不敢下工夫作好這坵田，也不敢不殺鴨子去祭它。

社員彭才標家祖輩三代都作這坵田。

去年十一月間，長橋區建立長橋農業社，彭才標也將這坵田帶入了社，但是，才標的老母親李連秀還提心吊膽的想：社里是不是會殺鴨子去祭呢？社里多收了谷是不是會死人呢？春耕到割禾，她暗自去看過六次。第一、二次去看時，那坵田的禾好像患了病，她不知道這是因為今年社里搞錯了早禾谷種，心想今年禾不好，就收不到三十担，這是社里的運氣好，若不然，長好了就要死人。不久，社里就在這坵田上追施了五十斤肥田粉，幾天後，禾長得綠油油的。端午節，她又打听社里是否會買隻鴨子去殺，結果，社里連鴨毛也沒送去，她更擔心起來。然而事情卻怪得很，夏收時，這坵田滿滿收上十七担谷。夏收以後，她又去看插禾，九月中旬的這坵稻禾，金色的谷黃成一片，二十八日，這坵田收上二十三担谷，今年兩季足足收上四十担谷，超過歷年最高產量。社里絲毫沒發生什麼事故。

這坵田丰收，給社員們帶來了喜悅，也消除了這百多年來的迷信傳說。社員們都說：「這種傳說，是過去封建地主怕農民过好生活捏造的。」

文盲成了記工員

裴來強

苦孩子出身的裴宜儀，如今掌握了文化，当上了南昌縣岡上區安仁鄉第一農業社第四生產隊的記工員，說來真不是一樁容易事。他幼年死了母親，跟着年老的父親出外流浪，想回家作田，無奈家無片瓦寸地，住在外鄉庙里，八歲的宜儀就開始打長工，童年都是在苦難的日子里度过的，一直到解放才開始他的幸福生活。

土地改革中分田出榜，他也赶去想看看自己分到那里的田，近前一望，榜上「大字墨墨黑，小字不認得」，問問身边識字的，人家不耐煩的說：「不都寫在榜上，自己看嘛！」當時听了心里真有几分难过。但是他知道这是地主階級压榨農民的結果，就下定决心：如今翻了身，一定要学好文化，將來才能更好的为人民做事。

学文化的机会終於到了。五二年，村里開办冬学，年輕人个个欢天喜地，宜儀的心里就更高兴。報名入学后，沒有讀过一天書的宜儀困难比別人更多，一个字唸几遍还是記不住，跟不上帮；筆拿在手上比搬根茅竹还重。有人說他是「黃鼠狼想拖鵝吃」，弄得他也很苦惱：為什麼別人学得会，我就跟不上呢？這時候，青年團輔導員裴來忠就用「天下無难事，只怕有心人」的話來鼓勵他。从此他坚定了决心，一有空就學習，一遍記不住，就兩遍、三遍……一直到記住为止，休息的時候就練寫字，生字記在日記本上，隨時隨地的向人家請教，有疑難問題就提出來跟大家在一起研究。俗語說：「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宜儀学文化的苦功沒有白下，成了全班最优秀的學員，經過兩期冬学、一期

民校的学习，他已認得了一千五百字，能看書報，能寫信，接連兩次被評上學習模範。去年光榮的參加了青年團。

安仁鄉第一社成立后，社員們都選上他當第四生產隊的記工員。

張 社 長 查 倉

秦 光 杰

十一月一日的夜晚，時鐘已敲了十二下；夜很靜，月亮明閃閃地照着。一個穿着黑衣服的人從社里出來，朝着四隊的倉庫那邊走去。這個人，就是蓮花縣蓮溪鄉先鋒農業社的社長張玉清同志。

秋收以來，隔個三日兩夜，張社長總要到各倉庫去看看。雖然他每天都工作到晚上十一點，但他總好像不懂得疲勞樣的，老是記掛着：倉庫的門是不是門上了；窗子是不是關好了；護倉員的警惕性怎樣……。往常，他常給護倉員說：「別以為現在沒有壞人，就睡上大覺啦！要知道，滿倉的谷子都是社員辛勤勞動得來的，絕不能受損失啊！」

張社長邊走邊看，走到四隊的倉庫旁，繞着四圍轉了轉，推門，門閃得很緊。抬頭一看，窗子卻敞開着，銀白色的月光一直射到倉庫里。「這還了得嗎？鑽進了壞人怎麼辦？……」他的心跳得很厲害。他想了一想，從窗口爬進去了。倉庫里靜得很，只聽見護倉員呼呼的鼾聲。他打亮手電筒，牆角邊、凳子下……全照過了。「還好，沒出事！」他的心才平靜了下來。

他回到護倉員的臥室里，一看，護倉員睡得真安靜。心想：如果有一個壞人進來了，將是怎樣的後果啊！他把護倉員的衣服全包起來，從窗口出來後，關緊了窗子，悄悄地走了。

从十二點到兩點，他从村前走到村后，又从巷口走到田野旁，一共檢查了四个地方。

第二天清早，護倉員朱丙照找不到衣服，朱克強找不到鞋子，才知道出了岔子。跑到里面一看，谷堆上的記号还是原样。可是，衣服呢？

他們披上被子跑到社里來了。

「社長呀，倉庫出了事，谷子沒動，衣服倒不見了！」

社長唔了一下，沒有作声。

「誰那麼大胆呀！」

「是呀！」張社長說：「我們的胆也不小呀！敞開窗子，呼呼睡大覺！」接着，他把衣服、鞋子交給了護倉員。

两个護倉員驚奇了一会，馬上明白過來了。虽然社長沒有狠狠地責備他們，可是这比挨罵还难受，他們把羞紅了的臉歪到一边去，停了好一会，才慚愧地說道：「社長，你好好休息吧，眼睛都熬紅了！」

十八年的「冤家」和好了

李 拱 貴

大清早，徐厚苟和徐厚云在新開塘碰了个面对面。初昇的太陽照在水面上，添增了厚苟和厚仁臉上的喜色。兩人不約而同地看了一会塘水，然后，彼此笑了。

十八年的「冤家」和好了！十八年的隔閡，被这新開塘里明鏡般的塘水澄清了！

厚苟和厚云是同胞兄弟。可是他倆自从十八年前吵分家的那一天起，就成了「冤家」。十八年來，他倆沒相互說過一句話。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

十八年前，他們的父親死去，欠下了一屁股債，生活維持不下，兩兄弟就決定分家另過。三間破屋，兩人各分一間正房，剩下一間廚房，兩家共用，這倒沒引起糾紛。坐落大壠有二畝一分五厘田，是父親遺留下來唯一珍貴的財產。這二畝一分五厘田本是一個大坵，現在要平分開來。兩兄弟都是隻字不識，又不懂測量，分平這坵田全憑兩人眼力。厚苟憑着大哥年長，有幾分倔強；而厚云又過分認真。在分田這天，開初是一個拿着一把鋤頭，厚苟挖了堆泥說：「這地方歸中心，田塍該堵在這裡！」厚云也挖了堆泥站進去半步，硬說那里是中心。爭來爭去，嗓子越提越高，罵着罵着，兩兄弟動起手來。從此，兩兄弟誰也不理誰。田呢？還是村上人幫他兩兄弟分開的，二畝一分五厘的大坵里埋下了一根田塍，這根田塍便變成了兩兄弟十八年來的一堵隔閡。

厚苟的田坐上，厚云的田坐下，每逢天旱放水，水先流在厚苟田里，要等厚苟的田灌足了，水才流到厚云田里來。這樣，十八年來，年年都為這堵田塍吵架。

合作化高潮來到了徐家村！

村上人，都爭着掛號入社，厚苟交了入社申請書。厚云也「掛號」入社了。

在大小討論會上，厚苟和厚云，老是同在一起討論，因此，兩個人都很少發言。有時厚苟說：「社會主義就要來到了！我們該嶄勁建設呀！」厚云便說：「社會主義就在眼前，我們農民該加油干啦！」兩個人，雖然彼此誰也不願重複誰的話，那怕意思一樣也各找各的話頭來說，但不管怎樣，兩兄弟的心思却對得上。

一天晚上，討論水利規劃。大家提出來大壠上怕旱，是因為水源不足，認為必須新開一口大塘。但討論到水塘開在什麼地方，却很少有人提出主張。這時，徐厚苟說：「我那坵田過去有泉，挖塘最合適，又是坐在壠中心，地勢高些，四面八方的田都

灌得到水哩！」徐厚云不知怎的，一時忘記了哥倆的舊事，連忙喊：「對呀！」站起來接上說：「我們那坵田足有二畝多，挖開來可是一口呱呱叫的大水塘呀！大壠百多畝田保管早不着了！」

這一說，大家都哈哈笑了。

大家一笑，厚云有幾分意思；厚苟想知道厚云到底還賭不賭氣，偷偷看厚云一眼，兩兄弟的眼光一下子合在一起了。

散會後，厚云回到家不想睡。厚苟躺在床上也睡不着，雙手托着下巴，十八年來的往事一樁樁一件件浮現在眼前。他心裡默默地说：「厚苟，你跟厚云是同胞兄弟呀，古人說得好：『同船過渡，三世姻緣』，我們是兄弟為什麼還打『冤家』呢？還不是因為一條田塍？如今哥倆都是社員，十八年前從小家裡分開來，現在農業社又把我倆合在一個大家庭里！毛主席、共產黨，團結全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我們兩兄弟再不和好，說起來多難為情！……」

想着想着，跳下床，扛了把鋤頭，打開大門一直往外走。他老伴連聲問道：「上那里去？」厚苟頭也沒回。

厚苟還未走到田邊，只見一個人影在田里晃動，那人高舉鋤頭挖着田塍，一面喃喃地自語道：「挖了你這條禍根，明天就好開工挖塘了！整整十八年，你害得我兄弟打『冤家』，……」厚苟呆地站在田邊，熱淚直往外淌。

二十天過後，新開塘挖成了！

徐家村人，個個為這件事高興，厚苟和厚云，卻比人家還要興奮百倍。

親 人

楊 華 权

徐銀秀是个六十多歲的老婆婆，住在永修縣后村鄉的山下村，丈夫早年就去世了，身旁只有一个十五歲的兒子。孤兒寡母，在舊社会里受尽了欺凌侮辱。一九五二年冬天，她帶着兒子参加了陈翊科農業生產合作社，她在社里帮着晒谷、檢糞、鋤草，給農忙托兒所帶小孩；她兒子万八子就給社里放牛。入社以來，虽然是連年遭災，但母子兩人的生活还是过得很好。

今年十月中旬，正是搶收晚稻和赶种冬作物的農忙時節，徐銀秀老婆婆忽然病倒了，茶飯不思，睡在床上不能起床。老人家怕社里为她耽誤生產大事，不讓兒子將她生病的事情告訴大家。

熱心办社的共產黨員

潔 吾

十月九日下午，泰和縣保全鄉第二農業社的四十八个勞動力，全部投入了緊張的秋收和冬种運動。副社長周繼宗（共產黨員）这几天正打擺子，這時也帶病跑到「双溪头」田壠里去打禾溝。支部書記周竹林見了，劝他說：「繼宗，身体也要緊，等病好了再干吧！」周繼宗說：「現在時間很緊，紅花种不好，就会影响明年增產呀！」

周繼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为了社里的事，他簡直不知道困难和疲劳。还在去年冬天農業社剛建成的時候，上級党委和支部